



《长安三万里》中的长安城。

原本就不是以居民的生活空间为出发点的，而是根据6世纪末到7世纪初王都的理念，设计建成的一座宏伟的理想都市。”笔直的街道、四四方方的坊，这座“宏伟的理想都市”，追求彰显皇权的神圣性。当中晚唐后宵禁制度逐日废弛；当穿墙破洞与临街开门现象渐渐增多；当平康坊里有人卖姜果，宣阳坊里开设了彩纛铺，宣阳坊里可以买到油，延寿坊里出售各类珠玉宝器；当“朝闻奏对入朝堂，暮见喧呼来酒市”……长安的烟火气，才长了几分与它的贵气相抗衡的底气。

从北魏的六镇之乱，到大唐的安史之乱，河朔三镇的日薄西山，再到唐末至五代十国朱温、李克用等新军阀的崛起，只能说你方唱罢我登场，太阳之下无新事。“红颜祸水”“君主昏聩”“奸相误国”“悍将叛变”云云，仍旧弹着单细胞史观陈年的滥调——是土地与财富的分配，贪念与野心的撕扯，迫使古老的国度，上演着一幕幕纷争不休、轮回难止的闹剧。不过，终归，虎贲气血有时尽，诗意绵绵无绝期：一具具沉重的躯壳拖拽着无奈的脚步，疲惫地蹒跚

在无比现实的人间，而诗歌攫住了其中最永

恒、最浪漫的灵魂，所以，我们需要诗歌。“诗在，长安就在”，哪怕繁华瑰丽的绮梦毁于兵燹，甚至一开始就漏洞重重，但，谁敢剥夺这份“梦回”的权利？

长安的城门，既闪耀着旧日的荣华，也堆积了旧日的烟尘。而乐游原则既可被看作一处清幽的解闷胜地，亦可被看作一面兴亡秘密忽隐忽现、映照苍凉世事的魔镜。好奇的是，如今，吟着李白诗句，在酒香、剑气、月光和鸟影中追忆光辉岁月的人们，难道就真的能够全然超脱，惯看秋月春风么？

箫声咽，秦娥梦断秦楼月。秦楼月，年年柳色，灞陵伤别。

乐游原上清秋节，咸阳古道音尘绝。音尘绝，西风残照，汉家陵阙。**仄**

